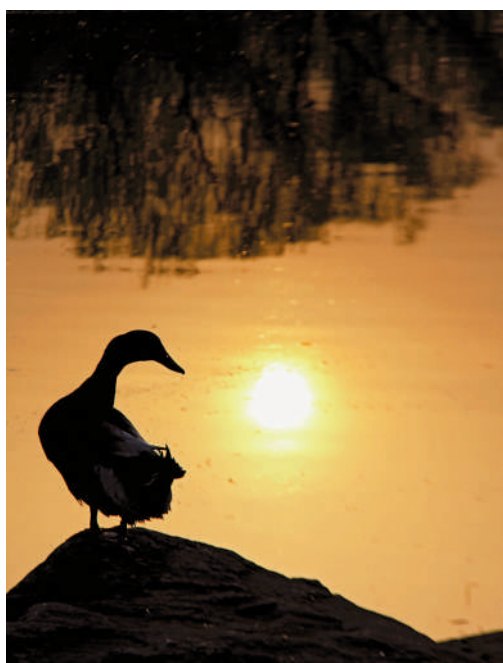


水中望「日」



市井萬象

清晨，在北京龍潭西湖公園，一隻水鴨站在岸邊搔首弄姿，聚精會神地望着湖中東升的旭日，如此精彩絕美的畫面形成了一幅剪影，正是難得一見的水中望「日」。

圖、文：張亮亮



淮風物談 胡竹峰

李白的詩歌大多不甚喜愛，仙氣飄飄，其中佳妙俗眼難得分毫。《秋浦歌》例外，十七首詩，寫山川風物，寫民俗風情，歌詠中有憂國傷時傷世的悲涼嘆息。一首首讀來，彷彿把玩高古玉雕，觸手細膩，入眼蒼茫。

喜歡《秋浦歌》，對秋浦河也多了情意，很多年沒有來這裏了。也不知道是不是當初那個胡竹峰，若說是，分明物是人非，若說不是，依舊頭面，依舊肉身，依舊魂靈，心緒到底飄得格外遠了。

初夏陽光下，秋浦河豐腴，不是河水豐腴，實則是兩岸青山豐腴。江南的山，夏時格外好看，春一點點深，山頭繁榮，綠得要滴出水來，先是新嫩的綠，然後是蒼翠的綠。芭茅抽出新的芒花，景色依舊，李白依舊，《秋浦歌》依舊。

平崖尋訪古戲台遺址

他們說剡溪村新發現了古戲台。古戲台在陳姓人家的居居地旁邊，穿過竹林山路，不過一里地，在金山山腰一塊天然巨型平崖上，蒼色深深，看見有人工鑿出的孔眼，孔徑如手腕大小，孔深近一掌，當年用來固定戲台樁柱。戲台周圍還有古村落遺址，那些大石塊、大石條砌築的老屋基，依坡勢錯落分布。石質構件隨處可見，很多石牆依然聳立不倒。

陳家族譜說，當年他們祖上請鄭之珍在這裏編目連救母戲文。《新編目連救母勸善戲文》自序，鄭之珍說當年住在秋浦河邊的剡溪，取目連救母故事，編了三冊《勸善記》：敷之聲歌，使有耳者之共聞；著之象形，使有目者之共睹。

目連戲見過幾次，其中有慨然，聲調說不出的鬱鬱，像是故國遺民的舊體詩。眾人請同行目連戲藝人在戲台舊址上唱幾句，她氣定神閒走上前，開口道：「在仙山奉了師父命，來到陰曹探望娘親……」松枝擺動，山風輕輕吹過來，遙遙將聲音

送到山下送到對面的山腰，又迴盪過來，耳畔傳來短促的回聲。樹葉翻滾，唱詞也翻滾。

五百年了，在鄭之珍編戲的場所，他筆下的戲文再次響起。五百年了，那些房屋早已片瓦不存，當年人聽過的戲文鮮活如初。五百年不過一剎，因為一齣戲，古與今須臾彌合。明朝衣冠消失了，曾經的腔調還在，曾經的故事還在。老屋旁，陳氏先人的古井也還在，歷史如此生生不息。想像當年鄭之珍應該也在這裏汲水淘洗，頓時對那井水多了幾分親近。上前行看那口井，渾然不知世事，或許它們早已開盡天機。天機不可洩露，於是無言。幾隻蝦在其中游弋，人嘆息蝦，蝦或許也嘆息人。取空瓶灌得滿滿一壺水，夜裏泡了杯綠茶，是深山的霧裏青。

茶香在江南夜裏起，輕呷一口，耳畔突然又想起目連戲的聲音。

在平崖尋訪古戲台遺址，同訪者，友人潘昱竹。

曾外孫女出世了



人生在線 言青

迎着春日的朝陽，在加拿大多倫多一座醫院的產房裏，我們的曾外孫女小嘟嘟急不可待地從媽媽肚子裏出來了。女兒立即把這個好消息微信傳給了萬里之外的我們，我和老伴兒高興地歡呼起來。我們倆升級成為太姥姥和太姥爺，我們家有了第四代人。

外孫女抱着小嘟嘟出院那天，女兒給我們發來視頻，只見嘟嘟閉着眼睛，安靜地睡着，長滿肉肉的小胳膊小腿不時地蹬踹一下。說也奇怪，小傢伙出生後還沒睜開過眼睛，在視頻中看見我們的一剎那，她睜開了眼睛，看着我們微笑了一下。哇，大家都笑起來，說這是和太姥姥太姥爺前世有緣。我們看着小嘟嘟心裏樂開了花。

在這一瞬間，我的思路倒退到三十年前，那是外孫女暢暢出生的日子。不知道日子是怎麼過的，一眨眼三十年過去了，如今暢暢成了嘟嘟的媽媽。嘟嘟有個大腦門，像她的媽媽。暢暢的大腦門讓她成了一個聰明的孩子，她上小學的時候，每到周末，我帶她去公園散步，她總是一邊蹦蹦跳跳一邊跟我做詞語接龍、成語接龍，利用遊玩的時間輕鬆地就學習了語文知識。她的作文很多得滿分，常被老師作為範文在班上朗讀。

她常常和我在家裏做遊戲，過家家，地上擺滿她的玩具，權當蔬菜和水果，她當售貨員，讓我當購物人，她能很快計算出兩斤半是多少錢，三斤是多少錢，無形中練習了算數。

暢暢不但心靈手巧，她能用紙疊出各種玩具，把她五六個芭比娃娃的長髮梳成各式好看的頭型，

用彩筆畫出各樣風景畫，雖然是兒童畫，但也可以看出她有不錯的想像力。她知道我愛看書，愛買書，就用硬紙殼做了好些書籤，上面畫上畫，或貼上她的小照片，至今仍用着她兒時做的書籤。

暢暢還參加了課外英語班，聽讀寫都學得很好。小學六年級時她隨父母去了加拿大，一天，我接到英語老師的電話，問暢暢是不是不再來上課了，老師說太可惜了，我說，老師你想想，她去加拿大英語會學得更好，更地道，不是嗎？老師好像一下子反應過來了，忙說，那倒是，那倒是。她說她只是可惜她班上少了一個學得最好的學生。暢暢學習好，不僅是靠聰明，更靠她的勤奮。在加拿大讀書，首先要過英語關。這可不是她在北京小學讀幾個英語單詞、說幾句簡單話那麼容易，她全然聽不懂，天天處於懵懂的狀態，她感到很痛苦。但她並不發愁，大膽地和加拿大小朋友一起玩耍，一起上課，聽和說的能力很快提高。到了中學即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了，大家都以為她本就出生在加拿大。

高中畢業後，她如願被多倫多大學錄取，她選擇了女生很少學的電力工程。這期間，她付出了太多的辛勞，每天讀書到深夜，終於克服了她認為最難的編程的難關，以優異的成績拿到畢業證書。現在在多倫多最大的電力公司成為一名電力工程師。

今又收到女兒發來的照片，小嘟嘟眯着眼睛，一隻手伏在大腦門上，女兒開玩笑說，她在思考人生。人來到世上不容易，過一個有意義的人生更不容易。小嘟嘟啊，我們希望你茁壯成長，也像你的媽媽和你從事IT事業的爸爸一樣，靠自己的聰明和勤奮，成長為一個優秀的人，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



東西走廊 海龍

炎炎夏日，又迎來了「粉碎服務」日，校園的早晨因此喧騰了不小的一陣。因為酷暑難耐，大家都想抓時間趁涼快完成粉碎任務。但或因大家都這樣想，卻又全擠到一起啦。

什麼是「粉碎服務」呢？就是紐約的大型機構往往僱用巨大的碎紙車上門銷毀文件和字紙。這些巨無霸碎紙車猶如載重卡車，幹起活來又快又喧囂，很有氣氛。區區一個學校為什麼要動這樣大陣仗來粉碎呢？這裏面還真有說頭。

美國的大學機構等往往有上萬學生和教職員工。它每年有相當多的表格、統計、賬單、文件，而且有大量學生的考題、作業、書信和隱私文檔全靠粉碎了供回收部門循環再製紙漿。現在雖然提倡「無紙辦公」，但學生當堂考試和寫論文不允在電腦上做。上述文件和考卷皆屬機密，不宜重複也更不容洩露。學校規定重要文獻甚至試卷有一定的保存年限。到了年限不能送到垃圾箱或回收站而必須銷毀。於是，這種「粉碎服務」就應運而生了。

雖然這場盛會設在暑期，但學校有三十多個學院，各個系統的機密文件，賬務、合同聘書工資單等等源源不絕，所以場面還是夠熱鬧的。行政部門外，教學單位貌似沒啥要粉碎的，但需服務的內容其實不少。如各學院招生時收到世界各地的申請，學生申請信和資料必得按時粉碎。其他如考題和學生論文等等也須銷毀；雖然辦公室有抽屜型小碎紙機，但它既容易塞紙又嬌貴，只能臨時用不適合大批處理考卷之類。因此，夏天粉碎服務還是不容錯過的良機。

由於粉碎車就停在我們樓下，我很容易就摸出了它的規律而懂得錯峰出行。等到大的機構如財務處、人事處和招生辦公室等忙活完後，我們這些小散户就可以出行啦。幾年下來，我在這粉碎服務中還認識不少趣事。

別以為這裏簡單單單就是粉碎些廢紙或信件。第一次去粉碎時我發現就像

粉碎服務

是進入了潘家園，這裏居然有不少文物和收穫。由於我光顧的多是識途老馬，不太急迫甚至有些悠閒。我見過一位退休教授用老人車顛顛巍巍拉着不少文件袋到那裏，怕耽擱別人時間，他慌忙把一個個舊牛皮紙袋往大型輸送筒裏扔。這些紙袋顯然有年頭了，都有些破綻，他一擦一擦送，幾摺掉落在地上。好心的裝卸工幫他往桶裏收拾，突然大叫了一聲：原來他發現了一沓沓美金鈔票。這些鈔票都是早間發行的老式樣，基本上還嶄新。老教授一下子震驚了，他抖擻霍霍地尋揀這些鈔票。好險——只差幾秒鐘，這個袋子進了筒就會瞬間變成飛沫誰也無法挽回。

好心工人立即關了機器停下工作，一袋一袋替老人從廢紙輸送筒裏往回倒——結果倒弄了大半小時，發現就還是這唯一的紙袋有錢。老教授有些激動，抓了半把票子塞工人手裏要謝他。工人慌張婉拒他上班時間不能收小費。「這不是小費，就是給你兩杯咖啡。」在老教授和大家的開鬧聲中碎紙工只拿了兩張票子。夏日裏不嫌熱，這個故事夠溫馨。

還有一個故事發生在我身上。前年我去粉碎辦公廢紙居然發現了一沓自己多年遍尋無着的糧票和珍貴郵票。郵票是童年時我父親業餘收藏的，當年我發現它們偷偷夾在了一本小詞典裏，輾轉數十年它們跟我去北京、上海求學讀研究生，最後不經意間帶到了美國。糧票則不止是文物而且跟我的人生記憶有

關。一九八〇年代初在北京讀書學校食堂有租糧，後來到上海讀書換成全國糧票。在上海幾年我見過聞名全國的半兩糧票，但當年它這麼渺小，又有誰有心去收藏它呢——沒想到多年後它竟成了文物。我後來偶然珍存了江蘇和全國糧票，並非當文物而是當年節省下來備荒年的。後來糧票作廢了，我卻偶然夾在了一本書裏。也是不經意間帶到了紐約，記得十幾年前製作課件時我用上了這些寶。但隨後就找不到了。沒想到這次粉碎服務時也是在輸送筒裏發現了它。就差兩秒，它們眼看就要被粉身碎骨，也許是命不該絕，在最後一瞬間差陽錯我發現了它們。

還有更絕的，我曾經在粉碎服務前搶救過一批兩三百年前美國政要名人校董簽名照。那年夏天某機構大掃除把一批簽名古董照片全拋在此，我一眼一瞧嚇一跳：裏面有漢密爾頓、約翰·傑伊、托馬斯·潘恩以及其他名流的銅版畫像。那時還沒發明照相術，畫像中人的還戴着假髮甚至是莎士比亞時代模樣；而且更可貴的是，有的上面竟然有簽名。哥大校史告訴我，這些有些人是美國的國父，他們又是這所學校的創建者。我搶救了寶貝，旋即命工人停下來自己小心翼翼地捧出了它們送到了不遠處的校史博物館。館方卻漫不經心接受了它，連登記都不願意。這裏是個不重視歷史和文物的國度，我有些愕然。誰知道呢？它們會不會被送到第二年的碎紙機上？



辦公室文件字紙回收有講究。

資料圖片

登鼓山品茶

每逢夏季，在忙碌之餘，應福州鼓山湧泉寺普法方丈之邀，上山與他一起品茶。在鼓山品茗的最佳之所，當屬方丈室的閣樓。在溫暖的午後，避開都市的喧囂，從閣樓外望，綠色松濤隨風搖曳。微風拂面，方丈擺上精緻古樸的茶具，在神秘的茶香裏，在清幽與恬靜中收拾心情。潤滑如茶的湯，帶來安享心怡之寧靜，世間萬物皆化為清茶一杯。

在方丈室的庭院內種有三棵鐵樹，相傳已有千年歷史，被稱為「湧泉寺三鐵」。據說其中一棵為閩王王審知所種，另一株為開山祖師神宴法師手植。三棵鐵樹，一雄兩雌，雄花小似狐尾，雌花大如黃繡球，近來年年開花，可謂奇觀也。鐵樹的雌花特別漂亮，在滿樹綠油油的莖葉之間，聳立着一座黃色的「寶塔」，細看像繡球，開着球狀花，花瓣則像雞爪般展開。

喝茶之前，方丈喜歡先打個太極。看他練的太極：有開有合，蓄發相宜，開合相寓；有捲有放，捲放相接，環環相扣；忽引忽進，有升有沉，升沉皆有螺旋。法師的太極，從容不



▲福州鼓山湧泉寺一景。 資料圖片

迫，神態自如，情緒飄逸，外方內圓，行拳如波濤滾滾，太極勁力如湧泉般地噴湧而出，看得我如痴如醉。

打畢太極，方丈用鼓山泉水泡了一泡鼓山產的半岩茶。此茶產於鼓山，已有千年歷史。據清代的《榕城考古略》記載：「相傳閩王創寺時，人有罪，謫居於此，使之種茶。」長期以來，茶園由湧泉寺僧人管理。據方丈說，因為湧泉寺的僧人被派往武夷山的寺廟，帶去了茶種。武夷山天山觀的「大紅袍」，早年就是引種自湧泉寺廨院天心寺的半岩茶。半岩茶因

產量不多，過去常作為貢品，或為高官顯貴享用。此茶生在鼓山岩層或樹蔭之中，少有陽光直接照射，純為天然雨露滋潤而成，故味清色淡而芳香宜人。

方丈端出一杯半岩茶，絢麗的玫瑰色，透亮而明靜。聞一聞杯蓋上盤附的多層次茶香，半岩茶的特點就是香，「岩韻」飄逸，迴香繞鼻。品味茶湯，湯色清亮，香醇濃郁，半岩山茶的岩韻裹着一層花蜜般的纏綿，回甘持久，岩韻醇美。口腔中的舒適感是正岩的香氣，岩骨花香在口鼻間流淌。茶湯爽口透香，其口感就是幾個字：醇、甘、鮮、滑、爽。

在鼓山品茶，文氣十足。我們在登山觀景、品茗芬香的時候，還可循着山路尋覓文人墨客的足跡，品讀鼓山的歷史故事，欣賞摩崖的文化積澱，與先賢雅士來一場心靈對話。靈源洞四周的懸崖峭壁上，刻滿了自宋以來的歷代題詠，蒼翠篆、隸、行、草、楷各體書法。僅宋刻就有蔡襄、李綱、趙汝愚、朱熹等人的書法真跡。如蔡襄手書：「邵去華、蘇才翁、郭世濟、蔡君謨，慶曆丙戌孟秋八日遊靈源

洞。」朱熹在靈源洞蹴鞦韆橋下書有「壽」字大幅榜書，在鼓山頂峰還有「天風海濤」的大字題刻。

在鼓山摩崖題刻中，我對登山道旁清人林秉淳的題刻「眼底浮雲」，印象頗深。這段題刻，無論隸、楷，都很漂亮，但筆者卻查不出林某人的來歷，這倒是與這筆「浮雲」挺般配的。還有鼓山湧泉寺住持卧雲禪師的題刻「靜氣養神」。這段題刻曰「卧雲口書」，指的是當年禪師把毛筆的筆桿弄短，銜在口中寫的字。卧雲雖是用口寫字，但是他的行書走勢仍是橫正豎直，可見此僧之高正。

沸水沖入，茶香自杯底蕩漾而起。不覺間，我與普法法師的首次鼓山品茶已過去了三十年。鼓山是福州山水與茶文化的典型代表。翠美的自然風光，深厚的文化底蘊，牽動了多少文人墨客的創作靈感。他們以山石為紙，鑿鍾為筆，在天地間恣意揮灑詩情畫意，給後人留下了一批富有藝術價值的摩崖石刻。

登鼓山品茶，不僅品一杯茶，還可品一座山、一脈情、一縷浮雲。



繽紛華夏 魯力